

期六十第一卷一第



AUG 21 1948

藝文 訊通 專論 辩論

(一) 悼朱自清先生  
(二) 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否需要計劃  
(三) 球羣島的將來  
(四) 答負生  
改革幣制法案的檢討  
法越戰爭的經緯  
從莫干山到牯嶺  
舉國矚目的江漢戰局  
珠江河水恨綿綿  
紀念朱自清先生  
不毀滅的背影

(一) 悼朱自清先生 (二) 新鈔問世 (三) 皇赫斯怒·爲虎傅翼·借影嚇人  
(四) 答負生  
短評  
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劃  
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要計劃

## 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否需要計劃

刊周

王揚劉春負春負  
沈揚穗黃  
從振炎  
文聲人裔組慎中生生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記者

中國經濟研究會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中國經濟研究會

## 悼朱自清先生

朱佩弦先生於八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這是他的朋友的損失，清華大學的損失，也是中國文學界的損失。

在過去二三十年內，凡是愛好文藝的人，都讀過朱先生的作品，也都受過他的影響。他的文章，清淡，和易，親切，讀後不但感到作者文字的優美，同時也感到作者人格的可愛。因為他的文章，是他的那個可愛的人格的表現，所以他的讀者，並不限於某一階層，也不限於某種年齡的人。在廣大的讀者羣中不管他是年青或年老，急進或保守，住在這邊或住在那邊，都喜歡讀朱先生的作品。我們因此敢說，朱先生的作品，是不朽的，不但現代的人要看，將來的人，也一定會喜歡讀他，像我們現在喜歡讀漢唐名家的文章一樣。

朱先生一生的精力，全貢獻在清華。他的同事，失掉了這個多年共患難

## 新鈔問世

萬民政府的經濟改革方案，居然出現了。記得一年多以前，也有過一個

夠成功。

什麼「經濟改革方案」，不過那一回是爲作文章的（北平有幾位經濟學人，曾爲那篇文章舉行過密封批判，結果平均分數是十三分），作完了「佈告週知」以後就算了。何況那還是「行憲」以前的事。「行憲」以後畢竟不同，這一回說了就作，至少簇新的「金圓券」（可能有金光，但是並不硬）是發出來了。

在本期的專論欄中，我們載有一篇文章，分析和批評這次的改革方案，在此不再贅述。從我們在文化界服務的人的觀點來看，在過去這幾年中，我們受盡了政府不負責任的膨脹政策的剝削殘害，這一次爲了自己苟延殘喘能

的老友，是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清華的中國文學系，在短短的幾年之内，失掉了聞一多先生，現在又失掉了朱先生，我們希望後起者能繼承他們的遺志，把他們的理想，發揚光大，使其有終久成功的一日。朱先生不但以文章與國人相見，不但以他的學問，領導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學系，還以他那種中庸之道的性格，在清華的評議會及教授會中，影響整個清華的發展。在這萬方多難的今日，辦大學是一種艱難困苦的工作，有許多難於解決的問題，會不斷的發生。朱先生那種沉着的態度，誠懇的言辭，常在意見紛歧的狀態之中，發生一言九鼎的功效。這一個穩定的力量，現在是喪失了。

爲公爲私，我們對於佩弦先生的逝世，都感到無限的悲傷。在本期中我們發出楊振聲及沈從文兩先生追悼的文章，聊表我們對於朱先生的哀思及敬意。（彭）

(二) 檢查倉庫考核圖積，由什麼人去執行？假如過去上海警備司令部

的經濟科長能够作弊（我們很佩服並且慶幸佔據這樣一個位置的人，居然會被檢舉看押），政府有什麼有效辦法制止這類事件不再發生？實際上衙門庫檢查的人員們，他們的月薪恐怕比每月四十「金元」（全家一月一共四袋麵，這還是說物价不漲的話）多不了多少。政府是不是相信每人都聖賢，能夠勒緊了腰帶去查抄別人囤積的麵？

（三）手上有三兩塊現大洋或是祖傳下來有一二兩金子的小百姓，他們是否真去兌換「金元」，我們對之並無興趣。結果，真去兌換的恐怕只是這些小百姓。但是政府究竟有什麼方法能使洋商鉅賈軍政大員，真把他們的金

## 皇赫斯怒·爲虎傅翼·借影嚇人

儘管你指出正統的面孔，說起是「戡亂」，人民心裏都明白，承八年抗

戰之後，民力凋敝，國力耗損，接着便打內戰，爲的只是要維持一黨，亦就等於一姓的政權，是不可寬恕的。不過普通老百姓不曉得怎樣去說話，怎樣去抒其抑鬱之情。怒火燒在心裏，冤抑壓在心裏。只有受過較多教育因而承是能用知識的人，才知道如何去說話，爲自己抗議，亦爲人民抗議。由於平日浸潤於知識之中，又習於以語言與文字表達其所知所感所欲，遂得以高於一般人的程度發展其人格，遇到橫逆猝至，受正義感之驅策，有時可以發爲咆吼，斥其橫暴，有時可以奮不顧身，批汝逆鱗。有中年青年之分。中年人可望臻於渾到，情與知配合得恰當。青年人往往流於過激，熱情奔放，接近於莽撞。此所以只宜疏導，不可阻遏。防阻之，欲其不趨於所向，適足以增強其嚮往之忱。清末知識青年趨向於革命黨，北洋時代趨向於國民黨，何嘗不受誣惑？誣惑一次，革命勢力增漲一次。到了今日，當權者太腐敗，太自私，知識青年要革他們的命，這本是時代進步下應有的現象，不一定有很多人已參加了共產黨。若必欲認指爲「共黨間諜」，爲「職業學生」，意恩是欲打擊他們，實際却是在那裏「捧」好漢，爲共產黨盡義務造就了一批幹部的「原材料」。若肯這樣想，小不忍，在「皇赫斯怒」中，不甘心，必要

咬青年一口，不亦可以已乎？

最近又演出了「咬青年一口」的亦文亦武的戲文。據說在全國各地一齊演，但似乎因爲北平是「戲劇」的中心，所以特別著重於在北平之演出。北平原有一隻不受「土地老爺」節制的虎，在七月五日那天出現過一次，噬死噓傷了許多人後，哈壞了將近五十天，尙無下文。忽然天眼開，奇文突出，索性給他傅上翅膀，叫他去作飛撲的姿態，以示威迫，另在「法律」後身樹上一個倒影，讓「嚇壞了的」小夥子對它瞻頭叩頭。這一副翅膀不是別的，便是奉命惟謹的行政院在八月十七日頒布的所謂清除間諜安定後方應行注意事項。這道命令本身的矛盾百出，不必去論它，交給老虎傅在身上，便「殺氣騰騰」起來了。偏偏這些小夥子不識好歹，還在說什麼「盡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義不可對。」

看戲的人看着這齣亦文亦武的戲，是喝采，還是嫌惡？「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對這事，我們雅不欲多批評，對這問題，我們亦雅不願多推敲。我們只願提出這樣的一個疑問，請讀者自作回答：以結合青年上場的一個政權是否便這樣以摧殘青年下場？（振）

一條美鈔外匯資產賣給政府或是存在中央銀行呢？政府說它並不是沒收，而是徵購或封存，所以大戶持有人並不吃虧，應當會毫不遲疑的呈繳出來。關於這點，我們覺得政府未免過於簡單，認爲這些大戶必然是「人之大，性本善」。我們希望政府將來不會失望，並且把會任和現任政府特任以上的大員們所申報和兌換的黃金，美鈔，外匯資產的數目公佈出來。假如他們真繳够了數，我們本既往不咎的精神，一定不根究這些資產的來源，而反予以旌表。贊揚。（汝）

# 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否需要計劃

- (一) 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劃  
(二) 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要計劃  
(三) 答春生  
(四) 答負生

## (一) 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劃

我有一個籠統的想法：我總覺得所謂社會主義必然含有計劃經濟的意思。若說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有這種模糊想法的，恐怕不祇我一個人。但是，既要辯論這問題，我就必須把我這「籠統」

「模糊」的想法，給描繪確切、清楚了。

以下我想說明：(一) 社會主義的經濟倘有計劃會有些什麼好處？

(二) 假如說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是否可能？

我認為：社會主義具有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必食取消私有財產制度；另一個是必須實行計劃經濟。以此二者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條件，我有如下的推論。

(一) 假使社會主義的經濟而有計劃（我們要注意：這裏所謂計劃，乃是 planned economy 不是指 economic planning）則會產生許多的好處；這好處可由兩方面來說。

一、在生產方面：可以避免馬克斯所指出的「社會生產之無政府狀態」。在那種狀態中，包括着：缺乏有意識的社會經濟上的分工；供求不能澈底地「相謀」因而造成的供求失調現象；經濟恐慌；及因經濟恐慌而引起的失業、社會騷動等現象。

二，在分配方面：在社會主義的經濟之下，分配也是社會化的，有計劃的；不是私人的、無計劃的。這樣，一則可以避免私有財產制度下的貧富不均現象；再則可以實現真正的計劃生產。何以呢？因為真正的計劃生產，必

需以「用途」的廣狹、急緩，來決定生產次序上的先後。這所謂「用途」，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當然是指大眾的用途，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用途。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項目及數量是以利潤多寡或市場的銷路來決定的。如果我們說資本主義的生產，也受「用途」的決定，那麼它便是受少數有能力購買的人們的「用途」所決定。但這與上述以「大眾用途」來決定的社會主義生產，是大不相同了。

(二) 以上是專就正面來說，指明有計劃的好處。以下再說明：如果社會主義的經濟沒有計劃，是不可想象的。

一、假定生產事業是私有的，這不可能。因為所謂社會主義的根本就是產公有公營。生產事業私有而無「計劃」，這正是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

二、假定生產事業是公有公營的而無「計劃」，這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按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公有公營本有兩種意義：一個是取消私產。達到這一點祇要把生產公有公營即可，也許可以不必牽涉到「計劃」的問題。但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公有公營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即要取消貧富不均現象，這就非常要公道的平均的分配不可。而這種分配方法當然與生產息息相關。如果生產毫無計劃，欲求有效的公道平均的分配，如何可能？

三，除上述因社會主義經濟的公有公營而證明需要計劃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即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是以提高全民生活水準為目標的。為了

達到這個目標，在生產方面，非有全盤的計劃方可。有這種照顧到全局的計劃，至少能提高生產的效率。如果沒有這種計劃，可能又造成了嚴重的供求

## (二) 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

社會主義的定義很多，其中有一點是很多人可以承認的，就是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工具，必需公有。這一點，是資本主義，或其他主義，與社會主義不相同的地方。至于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並無必然的連繫性。在社會主義之下，可以不必有計劃經濟，而在其他主義之下，也可以有計劃經濟。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但立國之後十二年，才實行計劃經濟。法西斯的國家，是以實行計劃經濟出名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美國，在大戰期內，也實行計劃經濟。所以海耶克 (H. A. S. Hayek) 曾說過：我們可以有很少的計劃，與很多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很多的計劃，與很少的社會主義。由此可見這兩個範疇，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是不必拉在一起的。

我是反對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連在一起的：我主張要社會主義，但是不要計劃經濟，其理由有五：

第一，計劃經濟，妨害了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在計劃經濟之下，一個國家的生產設備，應當生產一些什麼東西，不是由消費者通過價格機構而決定的，乃是決定于設計機關的少數人之手。少數人的決定，必然是武斷的，因為現在的社會科學，還沒有產生一種方法，可以讓人在事先正確的預測消費者對於某項物品需要的數量。所以計劃經濟，必然是以少數人的判斷，來代替全民的判斷。這種生產的方法，可以產生兩種結果，其一為計口配給制，即是由設計機關生產某些物資，而將這些物資，根據某種標準，分配給消費者。消費者假如是喜歡吃豬肉的，而分配到手的乃是羊肉，他也只好忍受。另一結果，就是由設計機關生產若干物品，而讓消費者在這些物品之中，可以有某程度度的選擇。譬如設計機關對於肉類，可以決定供給四種：即豬肉，羊肉，牛肉，雞肉。在此範圍之內，消費者可以任擇其一，但消費者不能選擇魚肉，因為此項物資，根本不在生產計劃之內。有許多人，以為計劃經濟，辦到了後一種結果，即已顧到了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實為一大錯誤。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只有在他的選擇，可以影響到生產因素的分配時，才算是完全實現。假如生產因素的配合，早已由設計機構決定了，消費者只能在由於這種生產因素的配合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之中，有所選擇，還不算保有選擇的自由。

第二，計劃經濟，妨害了人民就業的自由。計劃經濟，既然要規定每項物資生產的數量，因此同時也就需要規定生產某項物資的人數。譬如在某項計

失調等現象，則公有公營的意義，也要失殆盡了。

## 春 生

劃之下，規定在一年之內，要生產烟煤一億噸。這一億噸烟煤的生產，在某種生產技術之下，假定需要四十萬人。這四十萬人的募集，大約只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強迫徵工。為要實現一億噸的生產計劃，既非有四十萬人不可，那麼設計機構，可能採取最簡便的方法，武斷的分配四十萬人給生產煙煤的機構。這就妨害了人民就業的自由，因為這四十萬人中，也許有很多的人，是不願意當礦工的。另外一個辦法，便是將礦工的工資，不斷提高，到招足了四十萬人而後止。採取後一個辦法，雖然沒有妨害人民就業的自由，但是違反了另外一個經濟原則，便是生產要素的合理分配。

我們反對計劃經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因為他無法達到生產要素的合理分配。生產要素的合理分配，是任何社會中最重要的問題。一個國家中人民生活程度是否能提高，就要看生產要素分配是否合理而定。假如某項生產因素，用在甲種企業中，可以產生一百元的價值，而在乙種企業中，只能產生八十元的價值，那麼他就應當放在甲種企業中。最合理的生產要素分配，假如我們用經濟學的一種術語來講，就是要使每一種生產要素的所得，等於他的邊際產品的價值。這一種境界，只有在完全競爭的情形之下才可實現。在計劃經濟之下，對於任何生產要素（資本、努力，或土地）的利用，因為係武斷的，所以不能恰到好處。他對於生產要素的利用，可能發生兩種結果，一為利用不足，如某項企業中應用勞工二十五人，他却用了三十人。利用不足與浪費，如某項企業中只能用勞工二十五人，他却用了十五人；一為浪費，對於人民的生活程度，都有不良的影響。

第四，計劃經濟，必然會產生計劃的浪費。在計劃經濟之下，必然在中央要有一設計機構，在各省市，各生產單位中，要有分機構。這些機構之中，要僱用許多統計員，會計員，抄寫員，製表員，核算員，工程師，技術員，經濟學者。這些人的數目，合起來是可觀的。計劃制定之後，各生產機構，是否照此實行，非時加考核不可，因此另外還需一套考核的機構，并且在各省市，各生產單位中，要有考核員，監視員，督察員。這些人的數目，合起來也是可觀的。假如沒有這些人的存在，生產工作依舊可以進行，那麼國家僱用這一些人，完全是一種浪費，對於人民，一種不必要的負擔，正如承平時代，軍隊對於人民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一樣。

最後，計劃經濟，必然產生經濟權的集中，因而容易為野心家所利用。

許多人以為計劃經濟，起源于蘇聯，其實，埃及第一個造金字塔的皇帝，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他把握着國家裏的人力與物力，而把他們用在建築金字塔上面。假如埃及的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決不敢把生產的原素，照着國王的心理去安排。我們現在是二十世紀，當然不會再出一個造金字塔的野心家，但是也不敢保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不出一個拿破崙或希特勒。他可以鞏固城防為名，或以保衛某種主義為名，把一國的資源，用在窮兵黷武方面。這種不幸的可能，是任何社會所不能不預防的。

由于以上的看法，我主張在社會主義之下，仍然維持價格機構，用價格機構來決定生產數量及生產原素的分配，而不假手於任何中央設計機構。在資本主義輕變為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也就是私有生產工具，轉變為公有生產工具的過程中，大的生產單位，依舊維持公司的形式。公司的董事會，在資本主義之下，是由股東選出，對股東負責的。但在社會主義之下，我們無妨採取法國國營事業的經驗，此種董事會由三方面共同產生：即政府，生產者及消費者。董事會選派經理，其用人權不受政府的干涉。公司的生產方針，不以謀利為目的，而係照政府所指示的下列原則進行。

### 第一，一切生產成本，須減至最低的限度。

### 第二，生產的數量，要到邊際成本，等於價格為止。

### 第三，對於生產因素所付的代價，須使其等於邊際產品的價值。

以上這三條原則做到了，生產因素，便得到了最合理的利用；產品的數量，也就是最適宜的，人民的生活，在固定的情形之下，也就達到了最高的水準。

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我上面所列的原則，就是完全競爭下的生產原則，只有在價格機構存在之下才可以運用。因此，我主張在社會主義之下，要保存價格機構，要讓一切生產事業，參酌價格機構的實際情形，遵照上列的生產原則，去進行生產的工作。

## 答春生•負•

拜讀了春生先生這篇「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需計劃」之後，十分佩服他推理的周密。我對經濟學本來是門外漢，不過既然站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劃」的立場講話，便不能不舉出一些為自己立場辯護的理由。在未得到春生先生再對我下面所舉的理由駁覆以前，我仍然相信社會主義的經濟需要計

劃。

在舉出我對春生先生文中所列各點答覆以前，我願意先申明一句：我覺得春生先生的立腳點根本和我的不同。我所注意的是分配問題，我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之所以需要計劃，第一便是為了使人們的生活必需品有普遍性的分配，其次纔是為了所謂選擇，或較好的享受問題。但春生先生似乎仍然有意無意地假定了一個私產制度的社會（雖然他在文首會先聲明：他同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工具，必需公有）。這一點是我們基本的差異。以下逐次答覆春生先生文中所述各點。

（一）春生先生說：計劃經濟妨害了消費者選擇的自由。關於這點，我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我要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謂「消費者有選擇的自由」，其中之「消費者」是那些人？有多少人？假定全社會有一百個人，也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在實際上能享受此種自由的，祇有二十個人。其餘的恐怕都是「力」（購買能力）不從心，所以他們實質上等於沒有這種自由。不但不能自由選擇吃豬肉抑吃羊肉，他們根本就吃不到任何肉！如果不以去題太遠見責的話，我還要補充一句說：他們連吃飯都吃不飽，何況「選擇」吃肉？

（二）春生先生說：拋開反問不管。須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未嘗不可以使用消費者，有所選擇。例如蘇聯今日對於勞動者，便採取所謂貨幣支付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勞動者得到了貨幣，當然可以購買他願意買的東西。這何謂之曰：無選擇的自由？

照我的拙見：惟其有「計劃」，所以纔能調查需要的種類、數量，而相應地生產。惟其無「計劃」，所以纔發生：生產和需要不調協，以致有需要的東西沒有生產，生產的東西沒有需要的現象。

也許在計劃經濟的初期，爲了「先」普遍地滿足大衆的基本需要，使得溫飽；可能有不能生產奢侈品或可供「選擇」的物品的現象。但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精髓所在。這不但不是春生先生所說：司設計的「少數人的決定」；相反地，這乃是社會全體大衆的普遍的需要。

（二）春生先生說：計劃經濟妨害了人民就業的自由。關於這一項，我也有兩點可說。第一，試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就業得到了什麼程度

的自由？恐怕因為生活問題的逼迫，大家還都是有事就做，管什麼「興趣」不興趣，談什麼選擇自由！因爲自由的選擇至少要有兩個 *alternatives*。

如果一個 *alternative* 是你沒有興趣的工作，另一個是沒有工作（即失業——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產品），你當然「選擇」第一個。但是這個「選擇」够得上十足意義的選擇麼？它的本質不正是「被迫」麼？在生產自由競爭，出賣勞力自由競爭的制度下，人「們」能有真正意義的就業自由麼？我請問春生先生以及其他所有主張自由經濟的學者？

第二，反之，在實施計劃經濟的蘇聯，倒可以有這種自由。蘇聯的所謂計劃經濟乃是先由中央決定原則，然後把它發佈到各地方或各生產部門中去，在決定一種生產的詳細計劃之前，工人們都來參加。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反而可以對於所要參加的工作，有所抉擇了。春生先生所擔心的：設計機構武斷地分配工人就業的事實，就不會發生，或至少是容易避免的了。但在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如第一項所述，即使有表面上的所謂就業的自由，在本質上（亦如第一項所分析者）却正是就業的不自由。

（三）春生先生又說：計劃經濟無法達到生產因素的合理分配。我奇怪：何以在我看來是在計劃經濟下恰好可以辦得到的事情，春生先生偏偏說辦不到，而是在自由經濟下能辦到的。生產因素合理分配的重要性，誠如春生先生所說。但是我不能解：「在計劃經濟之下，對於任何生產因素（資本，勞力，或土地）的利用，因爲係武斷的，所以不能恰到好處」。我不明白：何以「計劃的」便必然等於「武斷的」？也許春生先生可以說：「因爲計劃的是少數人的計劃」！若果如此，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認爲代議制也是「武斷的」了。何以呢？因爲以議員的人數和全體選民比較，則議員也是「少數的」！

我覺得：根據在決定計劃之前，大家都參加意見或批評一點言，我們沒有理由認爲此種「計劃的」便是「少數人的」；亦猶之不應承認代議機構的來源是少數人的一樣。但在制定細目詳情的階段，便似乎必然地由比較專門的人才來做，根據此觀點言，計劃也可以說是少數人的。可是，這個所謂「少數的」亦猶之議會是少數人一樣。

另有附加解釋者：不但「少數人的」可以不是「武斷的」，即「一個人的」也不必然是「武斷的」。例如君主固爲一人，但他既可以實踐着「君主制」，也可以實踐着「暴君制」。在後一例中，他是武斷的；因爲他以自己的意志代替全民的意志。在前一例中，他不是武斷的；因爲他以全民的意志

爲意志。可見即使是少數人的，一個人的，也不必就是武斷的。

「計劃的」既不必是「武斷的」，則「不武斷的」計劃，就不會使生產因素發生分配不合理的現象。春生先生所舉「利用不足」及「浪費」兩種現象，在我還不懂經濟學的人看來，正是自由經濟的毛病，而春生先生却說它們都是計劃經濟的毛病。試問既有「計劃」，何以會產生春生先生所舉的「如某項企業中應用勞工二十人，他却只用了十五人……某項企業中只能用勞工二十五人，他却用了三十人」的現象呢？這「計劃」能會翻塗到這等地步麼？再退一步說：即使「計劃」可能如此翻塗，但這只是計劃不精，並不能證明：「不需計劃」。總之，無論如何，我總認爲：承認在散漫而無人爲的控制的自由經濟制度下，容易、更容易，有春生先生上述的現象；而在計劃經濟之下，不容易、甚至不可能，有上述的現象。

（四）春生先生第四點是說：計劃經濟必然會產生計劃的浪費。我讀到春生先生文章這一節，想到一個比喻。我以為如果認爲計劃的工夫和勞力是浪費，那就像說：一個夜行崎嶇路途的人用他的腦力來考慮前面的一步是否有个懸崖，俾決定止步與否，是腦力的浪費一樣。如果春生先生認爲這也是浪費，那麼，我也承認計劃經濟的「計劃」是「浪費」。不過，仔細想來，這能講得通麼？

其次，計劃經濟不見得是必需有許多「計劃專家」，相反地，乃是各種生產部門，甚至於工人，都要參加的工作。即使有春生先生所說之：統計員，會計員，抄寫員，製表員，畫圖員，工程師，技術員，等等，我恐怕這些無一不是在自由經濟下私人生產機構中所有的。若然，則這適足以證明他們是任何經濟制度下所必需的，而不是浪費的。如果春生先生認爲僱用這些人們的擔負，在計劃經濟下，「對於人民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難道在自由經濟下，由資本家把這些消耗轉加入商品的成本中，因而也轉嫁於「人民」的擔負上去，就是「必要」的了麼？

再次，如果真談所謂「浪費」，那麼，在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下的週期性的恐慌，就整個社會觀點說，纔是最大的浪費。有人說：美國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比美國打一個最大的敗仗損失還大！未知春生先生對此如何解釋？

（五）春生先生尚有第五點：計劃經濟必然產生經濟權的集中，因而容易爲野心家所利用。我認爲：若談經濟權力的集中，那麼現在獨佔的資本主義時代，經濟權是真正被集中的了。我們試一看資本主義國家的大

*cartel* 和 *trust* 即知。而獨佔的階段乃是自由經濟必走的階段，所以自由經濟也絕對不能避免經濟權的集中。惟其是在私人手裏，而且又集中，所以這種權力纔可能和服務（service 當然是社會性的服務）脫了節。英國唐納（R.H.Tawney）所大聲疾呼要剷除的，就正是這種（他所謂：）「經濟的寡頭現象」（economic oligarchy）。相反地，在計劃經濟的制度下，因為計劃並不是一兩個人，或少數人的，所以其「計劃」的內容、目的都會是為全民族福利着想的。因此，祇若真是我們上述所謂「計劃」（如果不是，那自然又當別論），則不會有春生先生所擔心發生的現象。我覺得在真正十足完滿意義的計劃經濟之下，經濟權力不能謂之為「集中」；因為大家都參加決定這計劃了。即使叫做「集中」，此種權力也較自由的私人經濟下集中的經濟權力，不易被濫用（serve）：因為大家都參加運用這計劃了。

春生先生最後一節，即「由於以上的看法……」一節，其中所說，仔細分析起來，似乎又含有「計劃」的味道了；不過其計劃和我所謂計劃，也許稍微不同，但距離他所贊成的「自由經濟」也許更遠一些了罷？

一九四八年十七，於看雲樓。

## 答 春·負 生

負生先生認為社會主義有兩個基本條件，一為取消私有財產制度，一為實行計劃經濟。本來社會主義的定義是不同的，春雲先生自然可以有他的定義。但我願意指出的，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至少有一百年的歷史，而計劃經濟的提倡，及其理論的闡揚，乃是蘇聯立國以後的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對於取消私有財產制度一點，可以說是大體同意的，但對於計劃經濟，則很少有人談起。即以馬克斯的「資本論」而說，在那二千餘頁的鉅著裏，只有很少幾處，談到生產要遵照計劃，但言而不詳，不知其命意何在。現在，各國信奉社會主義的人，有許多不主張計劃經濟，而且以為社會主義如想「以提高全民生活水準」為目標，必須放棄計劃經濟。我的看法，是與這一些人相同的。

負生先生主張社會主義，必須與計劃經濟相輔而行，其主要的論點有三。第一，他以為沒有計劃經濟，供求就不能澈底地相謀。其實，在計劃經濟之下，計劃者所能勉強控制的是「供」，至于「求」，他是不知道的。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在一年之內，到底是一些什麼，我們自己都回答不出。這個需要，時刻在那兒變動，影響這個變動的因素太多了，但言而不詳，不知其命意何在。現在，各國信奉社會主義的人，有許多不主張計劃經濟，而且以為社會主義如想「以提高全民生活水準」為目標，必須放棄計劃經濟。我的看法，是與這一些人相同的。

第三，他以為沒有計劃經濟，供求就不能澈底地相謀。其實，在計劃經濟之下，計劃者所能勉強控制的是「供」，至于「求」，他是不知道的。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在一年之內，到底是一些什麼，我們自己都回答不出。這個需要，時刻在那兒變動，影響這個變動的因素太多了，但言而不詳，不知其命意何在。現在，各國信奉社會主義的人，有許多不主張計劃經濟，而且以為社會主義如想「以提高全民生活水準」為目標，必須放棄計劃經濟。我的看法，是與這一些人相同的。

第三，負生先生說生產事業私有而無計劃，還是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這一個名詞，介紹到我們這個辯論裏來，是很好的。自由主義應用在經濟的領域裏，就是消費者選擇的自由，以及勞動者就業的自由。我可以引申負生先生的話說：生產事業私有而有計劃，是極權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事業公有而有計劃，是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生產事業公有而無計劃，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我是贊成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因為在這種經濟之下，階級的現象取消了，貧富不均的情形改善了，奢侈與失業的對立不存在了，同時還維持着消費者選擇的自由，與勞動者就業的自由。我們應當改善而從，所以我們要

定，必然是武斷的，決沒有由價格機構中所表現出來的需要那樣的客觀。在價格機構之下的生產，供求失調是不可免的，還此需要隨時調節。調節得當，失業是可以避免的。在社會主義之下，失業的避免，尤為容易，因為社會主義的政府，可以隨時創造新業，來安插那些失業的人。

其次，負生先生以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為大眾的，我很同意；但他說以大眾用途來決定的社會主義生產，只有在計劃經濟之下可以達到，則我不能同意。私有財產下貧富不均的現象，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有一部份受少數有能力購買的人們的用途所決定，因而產生奢侈的浪費，那是有目共睹的。而是由於私有財產的廢除，這一點我們非弄清楚不可。在社會主義之下，貧富不均的現象，雖然改善了，但並不能取消。斯大林曾說過：「如果由此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需要都平均，劃一和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胃口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斯主義者底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和同等的飲食，那就是胡說八道。」所以在社會主義之下，收入還是有差等的，因而消費也有差等，不過這種差別不如資本主義中那樣顯著就是了。他們既然不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飲食，那麼他們所穿的，所吃的，應該是由誰決定，方合乎他們的需要呢？是由他們自己決定呢，還是由第三者代為決定呢？我想假如我們真是顧到大眾的幸福，那麼這種決定，最好是留給大眾。否則大眾要吃麵，而計劃者供給米（沒有麵時，大眾也只好吃米）；或者大眾需要一百斤米，而計劃者只供給八十斤（大眾對於不足的二十斤，只好以別種食物來補充），那只能使大眾感到生活不舒服，不滿足。



## 改革幣制法案的檢討

劉大中

醞釀已久的穩定金融改革幣制緊急命令，終於八月廿日公佈出來了。這一次的改革，雖然不够徹底，不够圓滿，但政府總算是拿出來了一個辦法。這一套法案，問世不到兩日，我們還沒有詳盡研討的機會；但是事關重要，我們願意先把初步意見提出，供大家參考。

本文共分三節。第一節是改革法案的扼要敘述。在第二節中，我們把有關這個法案成敗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指出；政府對一般人民的最低生活負有保障的責任，對於這個關鍵，有義務使其立即使堅固。最後在第三節中，我們把這個法案的其他缺憾，約略的討論一下。

### 第一節：改革辦法的內容。

此次的經濟改革辦法，共分金圓券發行辦法、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和管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四種。我們現在把各項辦法，扼要敘述如下：

#### (一) 金圓券發行辦法：

(一) 我國以後的貨幣，改以金圓為單位，每圓的含金量定為〇·二二二一七公分（恰為美金一元含金量的四分之一）。但是這不過是法律上的一個定義，實際上政府並不鑄發金圓；在市

面上流行的，主要的仍將是紙幣，取名：「金圓券」。人民並不能持這種紙幣向政府要求兌換黃金，也不能自由購買外匯。所以我們所採用的本位制度，並不是正統的金本位，也不是金匯兌本位，實際上乃是紙本位，是一種用黃金來下定義的紙本位。

(二) 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人民可將現行法幣調換金圓券，兌換率是三百萬元法幣對一金圓券。在該日前，法幣仍准按這個兌換率在市面流行。

(三) 金圓券的發行，採所謂「十足準備制」，即每發一元的金圓券，政府手中即須有價值一元的資產作準備。在這種準備中，百分之四十定為金、銀、外匯，其餘是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資產。這一條最是無聊，我們在第三節中討論。

(四) 金圓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組織「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每月審核發行和準備數額，並公告全國。凡發行數超過準備值時，中央銀行即須收回發行，或增加準備。

(乙) 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

(一) 金、銀、銀幣、和外幣，從此禁止流

通、買賣或持有。持有人必須在九月卅日以前，兌換金圓券；黃金按每純兩二百金圓，白銀按每純兩三圓，銀幣按每元二元，美鈔按每元四元兌換。

(二) 除去兌換金圓券外，持有人還可以用所有的金、銀、銀幣，和外幣去購買三十六年美金公債；或存儲在中央銀行，然後憑輸入許可證，支付輸入物品的貨價，或支付經財政部核准的其他用途。

(三) 金、銀、銀幣、外幣禁止出口；攜帶進口時，也應按上條規定，兌換金圓券（少數例外規定，無關重要）。

### (丙) 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辦法：

(一) 人民應將截至卅七年八月廿日止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包括活定期存款、金、外幣、證券、股票、債券、地契，及一切流通票據和付權益等），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中央銀行申報登記。以後獲得的外匯資產，也須在獲得後兩個月內申報。

(二) 凡申報登記的外匯資產，其存款、外幣、及資產之權益或變賣所得的部份，均應移存中央銀行（少數例外規定，無關重要），但可為

下列目的支用：一、經財政部核准的正當用途；

二、憑輸入許可證支付輸入貨款；三、兌換金圓券；四、購買卅六年美金公債，或政府將來發行之金圓公債。

(丁) 管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

(一) 稅率、和國營公用及交通事業之收費，准參照戰前標準調整。

(二) 剩餘物資及接收敵偽資產業，儘量加速出售，增加國庫收入。

(三) 繼續統制外匯，有正當用途者，由政府核准結售。

(四) 輸入繼續採用限額統制；輸出所得外匯全部售與中央銀行。

(五) 汇率定為每元美金折合金圓四元。

(六) 各地物價，照八月十九日價格，依兌換率折合金圓出售，嚴格取締違反諸價限價規定。

(七) 實行倉庫檢查，登記其進出貨品，取締囤積居奇。

(八) 公教人員的待遇，以金圓券支給。在京滬區的，月薪在四十元以內者實發，四十元至三百元部份支十分之二，三百元以上部份支十分之一。其他區域按七月份與京滬區的比例調整。

(九) 民營事業員工薪資，一律按八月份上半月標準，折合金圓券發給。

(十) 國家行局不得作商業性質的放款；對於奉行國策的貸款，應負考核資金運用和成效之責。

(十一) 商業行莊應恪守法令，不得繼續經營物品購銷業務；並限令於兩個月內，增加資本至政府規定之最低額，其現金增資部份，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

(十二) 市場利率應予抑低；各地匯水應予

調整。

## 第二節 成敗的關鍵。

這次發行的金圓券，既仍是不兌現的紙幣，那與以前的法幣（與發行三百萬元票面的法幣大鈔）又有什麼分別呢？

王雲五氏在十九日發表的談話中說：「今後總歲出預算如能力從撙節，控制得宜，每年實際支出當可減至九億美元之等值，即金圓三十六億圓。至於歲入方面，……估計關稅全年收入為金圓四億八千萬圓，貨物稅七億圓，直接稅三億六千萬元，鹽稅三億二千萬元，其他各稅連同國營事業盈餘規費收入等共二億元，出售剩餘物資敵偽產業等約四億元，以上收入共金圓二十四億六千萬圓，收支相抵，所短之數為十一億四千萬元，約當總歲出百分之三十弱，擬運用美援以抵補其一部份，其尚不足之數，當發行金圓公債，以資彌補」。

關於支出和稅收的估計，王雲五氏應有其根據，如果相當精確的話，赤字支出不過十一億金元強；而此次美貸中可由政府出售的物資價值即應在一億五美元左右，約合六億金圓，以此抵補後，所餘赤字支出不過五億金圓左右。五億金圓的赤字支出，想要完全用非膨脹性的公債（由人民直接募來的公債，而不是透過銀行系統放出去的公債）來抵補，事實上也並不容易，但是這赤字數量究竟並不很大，物價應可小康局面。問題是：赤字支出真會這樣的小麼？我們的答案是：

赤字支出是否真能這樣小，除去看軍事局面以外，完全要看最近兩三個月內的物價，是否能有暫時的穩定。

王雲五氏對於政府支出的估計，自然是按現時的物價算的。假如目前物價繼續上漲的話，支出的數值自然會比例增多。根據過去的經驗，稅收的調整是相當費時間的事，所以在稅收能如預期增加以前，金圓券的發行只有陸續增加，二十億的限度很快的就可以達到。達到以後，政府除非關門，否則如要繼續執行政務的話，金圓券只可繼續發行，在現實的世界中，是沒有什麼魔術手段可以用的，二十億限度的諾言，將必不能實現。所以現時最主要的是：物價是否能有一個暫時穩定的局面呢？

物價是否能有一個暫時穩定的局面，事實上完全要看政府自己怎麼去作。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分析一下。在最近一個月中（甚或兩個月中），政府的稅收還是無法能有大量的調整和增加的。稅率的折算公佈，商人們的拖延，和稽征的手續，都是費時的。在這個期間，政府仍將依靠發行金圓券來應付支出，情形和以前沒有什麼分別，所有以前存在的膨脹因素，繼續存在，物價仍有繼續的趨勢；所差的只是新幣發行對於人民（特別是商人）心理上可能有之穩定作用而已。但是商人是最聰明不過的，假如金圓券按以前的速度增發，這種心理上的穩定作用，很快的就會消逝的。所以在這一兩個月內，政府必須採用特殊的方法，去抑制物價，直到稅收的調整發生效用以後，再作通盤的長久計劃。

政府能用什麼特殊方法在這一兩個月內去抑制物價呢？是「議價」嗎？是「限價」嗎？這種百試不靈只用冰枕頭而不用消炎藥的退燒方法，顯然是可行而無大用處的。我們只要用一點最淺近的經濟學原理，就可以知道這特殊的方法是什

麼。物價的上漲，是法幣數量、法幣流通速率、銀錢業信用款項，和銀錢業信用款項的流通速率四項因素增加的總結果。方才已經說過，在這兩個月內，政府是沒有方法能減少金圓券的增發的。所以第一個上漲因素無法取消。金圓券和舊法幣的流通速率是操在一般人民的手中的，政府亦無有效的方法可以控制。第二個上漲因素，也無法應付。剩下的就只有銀錢業的信用款項和它流通的速率了。

爲求暫時的物價穩定，政府應立即封凍行莊（國有和私有的）存款，停止行莊放款（例外的放款，我們在此不能詳論，容另爲文解釋），使銀錢業信用款項的作用，差不多完全消逝，用以抵消金元券增發的惡影響，直到稅收的調整和增加達到預期的數量時，再作通盤的籌劃。

銀錢業在我國是一個極大的威權集團，封凍存款和停止放款對於他們自然是一種損失，縱然政府肯這樣去做，他們自然也會盡力反對。在這次改革幣制方案發表以前，我們也會聽到政府將對銀錢業取斷然處置的傳說，但是就已經公佈的方案來看，除了限期增資和一些作文章式的規定以後，並沒有大刀闊斧的斷然處置，足見金融勢力的偉大，和政府的畏縮。但是政府實際上已到了作一決定的最後關頭：它必須要決定，內戰的費用究竟還是用賦稅的方法取之於有錢的人，還是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取之於一般民衆。它若決定用前一種方法，此次的幣制改革必須成功；換言之，按我們以上的分析，在稅收未能如預期調整、新幣增發無法減低之前，政府必須封凍銀錢業存款和停止放款（例外情形，另文討論）。它這一次幣制改革終必失敗，現政府的命運也就從此絕定了。

### 第三節：其他的批評

我們對於此次改革方案的主要批評和建議，已如上述。此外，這次改革還有幾點次要的缺憾，分述如後：

(一) 在「金圓券發行辦法」原文和王寒五氏的談話中，政府特別強調這一次新幣發行準備金的充足，說什麼「每一金圓券都有十足準備」。國民黨在各地所辦報紙，也是在加重宣傳這一點。例如，北平華北日報二十二日的社評說：「新幣制的優點甚多。第一爲確定含金量而準備充足。新幣二十億元之準備金，包括二億美元金銀外匯三億美元可靠物資。發行辦法第八條並明定採用十足準備制，較世界各國銀行發行基金三分之一或十分之四之慣例，可謂異常充分。且與金銀外匯發生聯繫，可互相制約，而收抑低物價穩定信用之效。」這全是自欺欺人之談。這些「金銀外匯」和「可靠物資」，政府在未發行金元之前早就都有，何以法幣會貶值到如此可憐地步。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和外匯受強度統交之下，準備金的多少與幣值的高低，可以說是風馬牛全不相干，政府又何必拿這種十九世紀的經濟學來欺騙人民？在發行新幣正詭取信於民的時候，政府益採用這種欺騙式的說法，是極不聰明的事。（讀者可參閱本刊第一期「準備金多了有什麼用？」一文。）

(二) 「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僅命令將裁至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止之外匯資產呈報。按各國先例，這個日期總是定在命令頒佈的幾個月以前的一天，在這期內的外匯資產數量，如有變更，告報人應解釋用途。這樣可以使事前聞風變賣逃脫的人，白費精力（我們應注意，封凍外匯資產的事已經鬧得很久了），政府並未注意到這一點。

(三) 辨不到的事，如果隨便發道命令說是要辦，而結果依然是辨不到，政府的威信沒有不減落的。政府過去這種經驗非常豐富，但始終未明白這個教訓。這一次又要禁止人民存有金、銀、銀幣、和外匯資產了；和何有效執行呢？我們從條例上既看不出來，從經驗中也想不出來。假如外商銀行和企業，我國自己的豪門和巨商並不交出多少，而小民手中的幾塊現大洋則必須交出，去換那前途尚無把握的金圓券，這如何能算公平？最好的鼓勵人民守法的辦法，莫如由政府先催上面所說的特殊階級先繳，然後把他們所交的數目公佈出來，以取信於人民。人民看見這種成績以後，自然也就有「合作」了。

(四) 另外一件辨不到的事，是勸令各地物價照八月十九日價格依兌換率折算。政府有什麼把握覺得它能確實奉行這條命令；若是不能執行，豈不是對這次改革條例的威信立予打擊。事實上，這兩天的價格，有漲有落，已經不是十九日的價格了。同時在稅率、及國營公用和交通企業依照命令「參照戰前標準調整」以後，其他物價如何能不變動，爲什麼不應變動？

(五) 月淨四十元的小書記的新水，「按八月十九日的價格折算」，不過買上四袋多麵。假如他不自度力量而娶妻生子，兩三個兒女又都不能享受憲法上的權利免費入小學，叫他如何應付這一家的最低生活和教育需要？是不是鼓勵他去作弊？假如他官卑職小作不着，又富如何？他的「公館開支」是不是也能和他的長官一樣向衙門報銷？

(六) 最後一點，也是最小的一點。爲什麼「外匯資產」的持有人將來可以購買「金元公債」（外匯資產登記辦法第十條），而「金銀外幣」的持有人則不能呢？（金銀外幣處理辦法第四條）？

自一九四五年九月起，法國方面則是愈戰愈強，愈戰愈細，愈益喪失各方面的主動權。而法國的堅決保持殖民政策，終將是徒勞無功。日本佔領時期，越南抗日各黨派聯合組成越盟，並與法國在越南的多種特殊權益。但到法軍登陸之後，才知兩方對協定內容的解釋大有不同，因而再度引起衝突。越南則允許法軍和平進駐東京，並承認法國在越南的主權與領土，都是有絕不相容的主張。在主權方面，越盟所要求的，都是真正獨立的越南，無論經濟軍事外交全由自己獨立管理，以及出入口的運輸等。而法國人的心目中所認可的自由越南，僅是道義上的結合，而無主權的分立。法國人爲顧問，法軍仍當駐越南，海關由法國人掌管，不許更以前法國的警察組織，兩方的相處，真不啻十萬八千里。

在該點上，雙方觀點上的距離，尤爲遙遠。法國方面則是愈戰愈強，愈戰愈細，愈益喪失各方面的主動權。而法國的堅決保持殖民政策，終將是徒勞無功。日本佔領時期，越南抗日各黨派聯合組成越盟，並與法國在越南的多種特殊權益。但到法軍登陸之後，才知兩方對協定內容的解釋大有不同，因而再度引起衝突。越南則允許法軍和平進駐東京，並承認法國在越南的主權與領土，都是有絕不相容的主張。在主權方面，越盟所要求的，都是真正獨立的越南，無論經濟軍事外交全由自己獨立管理，以及出入口的運輸等。而法國人的心目中所認可的自由越南，僅是道義上的結合，而無主權的分立。法國人爲顧問，法軍仍當駐越南，海關由法國人掌管，不許更以前法國的警察組織，兩方的相處，真不啻十萬八千里。

在該點上，雙方觀點上的距離，尤爲遙遠。法國方面則是愈戰愈強，愈戰愈細，愈益喪失各方面的主動權。而法國的堅決保持殖民政策，終將是徒勞無功。日本佔領時期，越南抗日各黨派聯合組成越盟，並與法國在越南的多種特殊權益。但到法軍登陸之後，才知兩方對協定內容的解釋大有不同，因而再度引起衝突。越南則允許法軍和平進駐東京，並承認法國在越南的主權與領土，都是有絕不相容的主張。在主權方面，越盟所要求的，都是真正獨立的越南，無論經濟軍事外交全由自己獨立管理，以及出入口的運輸等。而法國人的心目中所認可的自由越南，僅是道義上的結合，而無主權的分立。法國人爲顧問，法軍仍當駐越南，海關由法國人掌管，不許更以前法國的警察組織，兩方的相處，真不啻十萬八千里。

# 法越戰爭的經緯

聞西作政難法逞之此停內在代位隊象平。當以越持通的日停突抗再聞禁謂方資地部策而個東埔財見貢，府堪國，美次滯，戰表的，，，，然要盟者法戰，戰再議進紙越自面最，中的此國塞產槍城且，。反誠式法，但爭。越一於此後是後軍即一再由以胡志明所領導的越南宣稱越隨聲內其緩初起時，因，裝備，不能不令猶在殖民地，帝國主義，毀滅的年後的不成功作，得非師立爲全民主義，之美夢中一新。陷河軍的，，，，然可年的自法人爲人生以前工治人的一

對日的和約，雖則已經延擱了整整兩年，一時似乎沒有進行商討的可能。但是如果乃指關於一德國一戰爭的交涉，竟會促成國際局勢的新轉機，遠東方面一美蘇一對立也不至於長久僵持下去。關於一大陸上的一帶的關係特別重大，那是不成功的外，我們應當要求收回一琉球羣島一，也早已成為威人公意。但是一般的主張，只不過根據歷史上的權益，就領土的分配而論，除去一台灣一已經收回之餘，究竟有及早充分準備的必要。必約會讓共同商討。因此關於這些問題的處置方案，我們必須都有所遺留的一切問題將來也許會突然間召集到一題還至於事實上的阻力，得失的影響，適當的緩步，最可託收獲，大家很少加以鄭重的考慮。根據歷史上的關係，如如果有蘇聯一那樣的實力，盡可以收復一中國南部的琉球羣島一。她的所以能收復一中國南部的琉球羣島一，大連一，獲得一中國鐵路一的管理權，就是顯著的例證。另外她還為着增強她在遠東的形勢，接且收復一俄羅斯帝國一時代並未佔領過的一千島羣島一，並全國四周任何一部份失地，決不容易不勞而獲。我們主張接收一琉球羣島一，與其單純的根據區域關係，到戰略上的形勢。一琉球一雖則曾是經上的殖民地，莫如兼顧到戰略上的形勢。一琉球一雖則曾經為有鮮勢我們的宗上國的地位，而且國王屢次受過冊封，我們只不過是缺少實力，並不能到佈介於他們中間的若干海峽。我們得到一區重要的根據地，為着安全起見，不得不擴大這一帶的門戶。一台灣一之南，受阻於一臺灣一之北，為着擴大這一帶的出路，並且為着擴大這一帶的保障，尤其是防空的方面，我們所接收的許多珊瑚礁強得多，終

不能沒有相當的波折。但經過第二次大戰的震盪，世界終於是變了，亞洲人民的醒覺，是世界

# 琉 球 羣 島 的

變化中的一個主流，英國已被迫退出印度與緬甸，荷蘭被迫對印尼讓了步，法國的堅持決不會

太長久，誰要頑固的反抗歷史，歷史的巨流就會  
吞沒了他。

王成紀

# 通訊

## 從莫干山到枯嶺

(南京通訊)

本報特約記者

### 枯嶺之秋

經濟問題已到了山窮水盡之秋，由枯嶺看中國，山上的繁華與山下的貧窮形成了一个強烈的對照。

據美聯社枯嶺五日電稱：「長江有些地段，在眼界所及的地方像是一個大湖，有些地方河堤突出，好像黃海中的島嶼，向長江上流航行已漸變危險，因為許多航行標誌都被沖走，常常難定河岸是在那裏，據未證實的報道，有許多航線已終止航行，但是民船仍停泊在九江的江邊。」

在四千尺高的枯嶺下望九江周圍的泛濫區，找不出河道來，枯嶺山上仍然有各種活動，許多上海外國僑民到這兒消夏，對於一個外國人，枯嶺是一個顯明的對照。山嶺的草原松林和清泉與山下的貧窮和飢餓正為一個強烈的對比。所有枯嶺的必需而都是用轎子抬上去的，轎子也是國人上山的惟一步工具。」

枯嶺注視着洪水，好像它注視戰爭中被壞的中國一樣，一切歸於命運，當住在枯嶺的人想回上海而被洪水所阻，或是沒有飛機可乘的時候，他們也不免會想到中國的悲慘命運。」

美聯社記者又指出華中大水影響到枯嶺的路線，都受威脅了，他說：「長江水位高漲可能切斷這個高山上的一切交通。但到了緊急時候，九江新建的飛機場仍可用作空中的聯繫，目前到枯嶺還沒有空運，南京沒有批准這個飛機場可供商用，理由也沒有宣布。」

「莫干」小記

十天以前蔣總統忽到莫干山住了四天，亂烘烘的全部棋局上是一個意外的走動，七月二十六日，蔣氏忽然決定上山，過杭州不停，到達山腳下的庾村，已到下午七時半，便坐着仿廬山造的竹轎及枯嶺訓練出來的轎夫飛登屋脊頭五五〇號，那是上海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陳永青的別墅，在二千尺高地的松林中，全部歐式設計，然後始能見諸行動。如何以自己的「變」配合萬方的「變」。

國際上也是一個萬花筒，和我們沒多少相關的有多瑙河會議，太近的有東南亞英殖民地會議，與世界步驟相關的則是柏林會議與莫斯科會議。在純粹中國式的山村中，靜觀原子時代的萬花筒，功利者又純然是道家傳統。

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而經濟又是軍事的延長，外貌上所能表現出來的是經濟金融當局的僕僕莫干山。莫干，莫干，最後才知那些猜測都不相干。新經濟方案並未圖第七現，這是怎麼一回事？

「諸潤好花如靜女，數峯奇石如飛仙。」忙裏偷閒的人，住了下去，則有如一靜坐却難流水闌，閒眺翻怪白雲忙。」

星島日報所刊那時的匆忙道：「總統夫婦在下午八時許，始到達山上，杭州市長周象賢和蔣經國陪侍上山，因為時間太晚，所以連風雨長慣用的吸煙打火機，也沒有來得及送上山來。」

莫干山有千將莫邪煉劍的殺氣，足以

南溝線的鐵路由於洪水而開始折斷，有些地方立刻修好，有些地方利用着渡船。」

托「上帝」的福音，也許長江不會重演二十年的苦難，但今年的氣候却因為在水的包围中一定比往年更為涼爽。枯嶺雖然沒有架成如去年所宣傳的高空電車，但是一切設備並不減當年。蔣總統也拖到了立秋之後，於九日才偕夫人登山觀秋，美大使司徒雷登於十三日才飛往枯嶺，據說「重溫去年在枯嶺一遇國書的舊夢。此時此地與馬歇爾八上廬山時已大大不同。莫干山在上月二十九日以前的舊冠蓋想必又是在秋蟲唧唧聲中，再上廬山話了，這一次忙些什麼，且先回顧上次的舊話。

莫干山在上月二十九日以前的舊冠蓋想必又是在秋蟲唧唧聲中，再上廬山話了，這一次忙些什麼，且先回顧上次的舊話。

莫干山在上月二十九日以前的舊冠蓋想必又是在秋蟲唧唧聲中，再上廬山話了，這一次忙些什麼，且先回顧上次的舊話。

「翁內閣的三大法寶都拿出來了，是大量拋售物資，收回法幣，二是拘緊銀行裏的銀根頭寸，減少法幣流通率，三是指揮軍警掃蕩黑市，杜絕奸商操縱，使法幣不為囤積居奇的人利用，對付法幣，翁內閣的一位名爲許世英老闆翁卻拿了蔣總統三千港幣到了香港，這是在一避暑一聲中，僅有的三個「例外」，因為誰都知道這位七四翁在政治上是一個全本面香港却又是一個不宜於避暑的「是非之地」，他到港雖然避見賓客，但在港紙上仍然露出他在提東說西，譬如他說，孫科勝當休息了，繼任人選最好是吳鐵城，他自己這次到香港，除避暑外，決無他事。

對於翁內閣，他却是作絕望的指摘。他說：「翁院長的三大法寶都拿出來了，是大量拋售物資，收回法幣，二是拘緊銀行裏的銀根頭寸，減少法幣流通率，三是指揮軍警掃蕩黑市，杜絕奸商操縱，使法幣不為囤積居奇的人利用，對付法幣，翁內閣的法寶也只止於此了。我想，他沒有其他新法寶出現了」。

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是屈指可數的那幾位，無不與外力有關，孔祥熙，宋子文，最後的是張羣。當翁文灝這個「不似」的內閣有些推不動這大皮球時，有人便以為「西南王」宋子文是蔣總統準備好的「一更生」，索性作置辦到底，也可得山姆叔的歡心，於是翁閣又有不穩的消息。

蔣總統返京了，宋子文返京重掌政務，這次，這是李自己說的。他說宋子文訪他是爲商量「有關廣東治安問題」，而他則勸宋子文作一個新的革命，依照三民主

翁文灝內閣是所謂美援內閣，是經濟內閣，應當是有把握與通貨膨脹的洪流來門法的內閣，這內閣對經濟方面有什麼表

# 舉國矚目的江漢戰場——（武昌通訊）

義，使全省人民都能安居樂業，則治安自然不成問題。」（《重慶大公報九日電》）  
可靠。宋子文七日到了南京，九日到滬返粵，加緊清除在香港「反政府派」一呼聲，因之也就增多了。從美返國的馮玉祥自此也就下落不明，傳說他不由海路而自西伯利亞返國。  
所謂山雨未來壓滿樓，這山雨終於未到，而風聲却響得的確太高了。於是萬目又集中於廬山。  

## 改革的程度

蔣總統遲到秋天才到廬山，內中自有他的道理。

南京的政治觀察家認為新經濟方案受了美國不支持的影響，美援如此的不痛快，賴善美態度如此倔強，一定有其內幕。是不是否有了經濟總督不够，還非有一個軍事性的總督不可呢？如若不然，美國輿論所喊的一「改革」其目標究竟屬何在？而政府的讓步也有其一定的限界，到了由經濟合作總署，进而成立軍事合作總督的時候，倘若再不以中國為中心，在國際的時一偏枯之下，中國的主政者必然要決定其新方向了，這就是鄧力子張治中都奉召的理由。

一切的努力要放在固本工作上，萬務整頓方案，可能在秋色滿山中討論得到點果實。這件事，代表美國輿論的合衆社

記者南京五日電稱：現在正面對着最難作的決定，這個決定不但可以決定總統是否願意放棄他個人的一部分權力，而且還可以決定美國國內反國民黨的一部份輿論是否會和他距離更遠。一消息靈通方面說，總統偏向於繼續進，因為他不願在一夕之間放棄了一部份國民黨領袖如陳立夫等，多年來對於他的擁護，有些人又指出，陳立夫之出國表示蔣總統想前弱陳氏兄弟所領導的勢力。另一些人覺得李宗仁副總統沒有從北平來參加這次座談會，表示李對大改革所抱的希望很小。  
「最敢說話的改革派要求黨員應有更大的權利，他們也要求取消中央執行委員會，而代以權力較小的全國委員會；另一些人主張黨和政府分開，將黨內根據現有的派系分開，成為幾個小黨。」  
但決不會像反對派所要求的那樣有革命性」。  
蔣總統下了莫干山，再上廬山，同時邀請的有司徒大使，這一次當比上次鄭重得多，何況還有軍事家白吉爾將軍，這雖然不是什麼東南亞英領土會議，却也是大洋上的風濤的先聲。

面，也就打開了政治的局面，翁內閣登台以來，天天喊經濟新方案，到了莫干山之會，似乎就像「改革幣制」到了呼之欲出的階段，為什麼還是連蒙花似的一現都未能辦到？這次是否可以達到目的呢？

中央社十一日南京電，便以某權威人士談話闢謠，一關於經濟改革方案之消息，各報輒多有記載，但多為推測之辭，上海市場傳聞之搜查倉庫，封閉銀行保險箱，這一類消息則均為謠言，其來源為投機商人及共匪間諜，前者意在掀起一場工商界反抗政府措施之情緒，後者意在擾亂市場秩序，若干報紙竟認為此類謠言為長謠言之內容，且加以評論，此足以證明是勒緊銀根限制行莊也。不是不要他，但跟着又說：「一至於整頓金融機構鑿於抗戰結束後，而全持來路不明之游資，專事投資開拓者，則政府如下決心加以整頓，亦非過甚，固無須所謂訂立全面方案也。」

這個「經濟方案」却並未死去，到七月底，美國新聞處又有一此地無銀三百六十的一的聲明，由賴樸翰及嚴家淦聯合否認，這又是美方對莫干山會議所決定的新經濟方案案出據。有一所不滿，此種傳說，毫無事實根據，是不可說明出售美援所得的。

宜世的大過軍否受但的宣工基工空站為得不華里。轉題，則戰爭的一西陵峽的前哨，萬一轉變，因之，當共軍攻佔了宜昌市，東南四十里，這才不有了間隙。這裏說的實行，從新發地，價二十四億已有的航空局也準備從速恢復。而且已經過航空部，是應該盡速趕來的。這是由天川軍明結，佔領了宣昌吃任點，是距興山時，戰鬥力一帶趨緩，於是，川軍有開頭，不東可謂之急進，是已到了威脅，當我們還不大清楚。這是由於這裏的戰爭，却傳出了頗有防和緩。宜昌吳軍，最在一個崇山。

又是八一五，三年前的今天，勝利的歡呼響徹東北人民十四年解放的鐘聲。也就是同一天東北人民開始了另一個更痛苦，更悲慘，更惡劣的命運，而今戰爭在東北已經延長了三年，還繼續向無邊的未來日子走過去，無邊的黑暗日子不知什麼時候可以結束。石達開在百餘年前吟過「東南更遠有啼痕」，今日的東北，無盡的煎熬，連略聲都已嘶啞了。

當年被人讚美過的東北，今天已面目全非，無盡的地底下竄藏，戰亂已不允許繼續發掘；肥沃的土地下已沒有多人繼續耕種，機輪再也轉動，煙囪再也不冒烟。到處是廢墟，到處是災難，到處是貧窮，到處是飢餓與死亡。天災跟着人禍，人禍連着天災，一切部稀糟了。擺在眼前已不再是上一代走過來時候，有芳草牛羊與美滿的莊園，也不再是日本人統治時代漫天煙與馬達雄壯，烤了！一切全垮了！

三年前後對照，恍如一場春夢，日人投降前東北有一萬二千餘公里的鐵路，現再有百多萬條鐵路特發電量，現在降到四萬多條鐵路。煤的月產由三百萬噸，現到二十萬噸。八十多萬鐵錠，現在沒有五萬錠在運轉。鋼鐵的生產，在過去鞍山與日本的八幡，印度的達摩，遠東三大鋼都，現在正放在內戰的鋸口上。東北農村邊去是糧食，現在飢餓在席捲着大多數人民的生命，每年五百萬噸的食糧的紀錄，已被燒火輕輕地抹掉。繁榮的往昔，飽暖的生活，今天連夢裏都難以重溫。

戰爭帶來了飢餓，它像野火一樣無盡地分野，目前，政府區域裏固然

少給日生送來分種劇盲公爲息。壯子活回負。之待。了。殉身於物價的自殺屢見不鮮，公務員遇重連一一生活不夠，高呼着一請接妹，來辦的工紅鐵路工，而工人都因爲營養不足，在遞減着。而我們辦順煤礦的礦工，是受特權的日本技術人員宮本說：「這樣的日本女子，現在都轉着要回在日撫順這日，在中國已沒希望了。」當年不願歸國的，是老弱走險了，在去嫁給了。

潘楊到鐵道的鐵路線上，時常有結夥的兒童，專門跳車盜取糧食，雖然不慎割破手臂，跌斷腿骨的事件有發生，但是減不了孩子們求生的勇氣。都市到底還有些文明的點綴，工商業雖然不景氣，特殊階級還有餘的購買力，創造着畸形的繁榮，妓院，酒樓，咖啡館，太陽牌座，並不因廢棄，零亂，荒涼，貧血的絕跡，原街，還是一樣的人潮洶湧，笙歌不斷，潘陽市，這荒蕪，簡直令人懷疑：中國是不是「以農立國」的國家？地主們因為戰亂紛紛地逃往都市或者飛往關內。鄉間倒也一些走頭無路的佃農和自耕農維持着慘淡的場面。糧食的缺乏，已使許多人失去了營養。也沒有人再有力氣來養家畜，鷄犬相聞的日子里，已成為令人嚮往的回憶，鄉間也看不活潑，兒童肩上包上學的鏡頭。國軍收復區的狹窄，許多，不但城市裏到處是兵，每一個村堡也都是駐滿兵，軍民可以說真的是做到了一家兵到鄉間，把貧窶的農戶更增加了不少。即使一個罕見，良好的部隊，也是免不惹了擾，兵要住處，一家一家都要分上三五個。兵要吃饭，柴便要燒老百姓的。公家發下的副食費有限，軍民合作站便要為他們買廉價的蔬菜，或者撲滅副食差額。兵要筑工事，不但磚瓦木頭要被搬走，沒有材料，門板窗檻都要成為征集的對象。部隊說：這是保護地方，老百姓有的什麼理由反對呢？出發要伏子，有時候放哨也要征伏子，壞部隊工事要伏子，民伏子，民伏子，壞部隊打仗都要征伏子，這樣無限制的揮霍着。

爲了配合軍事需要，政府的征發是可怕的，除了正規的捐稅，像田賦和實征驛兵之外，地方鄉派亦層出不窮。今天征自衛捐，明天收慰勞金，後天又是招待什麼費。馴至鄉長對太機哩，一派派。重重的在剝削着民脂民血。鐵匠一個不完整的縣份，本年六月份一個月，地主上資燒五十三軍的馬乾差金一項便是五十八個億的流通券。七月份，這筆差金聽說已到了三百億元流通券。駐駕兵最多的遼寧中縣，負擔一元的差金達二千五百餘億元流通券折合法幣是三萬億元，一縣的一種資燒，達一家本年總預算的百分之一。這叫人民如何負擔得了，東北編組好許多騎兵，這些騎兵到刑裏，便連人帶馬吃到那裏。東北駐兵司令徐榮以嘆着苦，他在七月間印發了一批告東北父老書說：一個士兵每月最少要吃高粱米四十五斤，最低時價銀與皮各十五萬元一斤（按現已漲到流通券四十多萬元）也要六百五十萬元，副食金錢不在內，而一匹馬每天要吃草十斤，高粱米三斤，而一匹馬在五十萬元，而行政數只有出在晦氣的老百姓身上。

中央給了萬事興一個粗訓民衆武力的命令，東北收復區裏便出現了無數奇形怪狀的隊伍，於是大家各立旗幟招兵買馬，番號林立，官佐如雲。一個警察可挾身——變爲營長，一個流氓亦能自封令。還來鄉村便成他們子取子求的世界。

游兵散勇的滋擾，也像牛皮似的佈滿東北農村，本來一個縣內只有十二個不滿報員便有四百人，他們無所事事，白食大權，今天說你逃匪亂，一簣竹糧，地方的不算。

白山黑水恨綿綿

(瀋陽通訊)

峻嶺的小縣城。這個縣城，目前共軍雖也已經退出，但却從此可說明這一路的防線是如何的脆弱，應該補充一句的是：這次流一竄一的還只是吳世安的土共，而且人數也不過五千，如果說是屬於劉伯誠那一路的主力，看來問題是決不會那麼簡單的。而且，經過了這一次戰役以後，對於「地和」和「人事」上也無疑的有了很大的方便。有人說，這是共軍「入川」，「渡利條約的一句活吧！而且，據記者所知，這一路上的前幾個月裏，當慶中央大學等學校學

到和歸，（那時宜昌尙在日本人手裏。）再從秭歸經興山襄陽去江漢軍區與中原軍區等地的，殲山既是當年的一個水陸樞運站，可見這些地域對他們是如何的熟悉了！

在這裏我要順便為讀者一提的是：在這次內戰中，共軍如果有「渡江」的企圖的話，則在假想中，便不能不選擇幾個地區。湖北境內的一段長江，適合於這一假設。湖首，在沙市附近，這幾個縣份，如一公安、石首、監利等地。這一帶的江流，既不像三峽附近那樣的激湍，而江北又是

對岸之崇山峻嶺，難於大隊人馬的立足。同時，國軍的陸地防綫，也不像在武漢附近渡江一舉地，是以這裏是最理想的。據說是相當聽設的一，國軍的佈置，平心而論，要任務的，國軍在這一帶工事，是落在上海的頭領。在右便，在這一地段工流以內，每隔一百步，有砲兵營盤，有守則守，則能由江面之上。而沿江的，沿江站口，則於江各縣保安團隊，有事能守則守，如萬一告急時，不能由江面之上。

說有舉烽火以爲號之約，一俟海寧知道這個消息以後，便馬上趕來參加戰鬥。這時江流裏企圖一統江內的聯繩頗成問題的。因之，共軍唯一的辦法是想在他們產地安撫隊，希望在他們產地安撫隊，便成了共軍爭取的對象了！前三個月光景，湖泊境內的華容縣，便曾發現過於緊張呢？還是軍事同僚系。據我所知，寧波地方上某軍隊的長官，是

當去年十月尚宋子文由來主學時，一般人對這張「王牌」，預期着在一戰亂一期內有奇蹟出現，就是最直覺的老百姓，也會感覺到這一位理財見稱博士，將會帶來安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宋博士在接任不久後，就拍拍胸膛保證「三個月把治安問題弄好，六個月後人人有飯吃」，但今日六個月已是過去了，看看物價竟比華英任內還過上漸之上，七月份廣州區公教人員指數就達二百三十萬倍（第一區），而京滬區則為一百六十萬倍（第三區）。許宋子文九個月來的粵政，最好就是用「民意代表」的參議員們批判，來報導，這最低限度可以使筆者不致負上一肆意攻擊一的罪名，省議員曹節輔說：「他（指宋氏）想幹，昔幹，也能幹，祇是對廣東的實情全不了解，我希望他最好能有胆量到各縣一巡」。省參議員龍照祺

廣東一向都被稱爲「豪門」的大本營（監委毛以亨語），但這位在去年八月間獻產充黨員（國民黨）的福利基金時，僅僅一個中國建設銀行公司，就合當時幣值四百萬美元，宋博士却這樣地解釋說：「我到廣東迄今，不知誰是『豪門資本』，請勿輕信別人宣傳」，一而中了「共匪」宣傳之毒。從今次廣州區「救濟特捐」來說，在省市當局裏，諸公口中最廣東不特是沒有所謂「豪門」，而且是「民窮財盡」瘦瘠省份，今次廣州區救濟特捐（包括潮汕、香港、澳門）全部配額爲一萬二千億元，本來限期爲七月底，即須募

特別市，在羅卓英時代，省市府之間是互不連通的，但自朱子文主粵後，省府的權力已緊緊到市府，歐陽駒市長，是一個典型的「好先生」，自然樂得清閒。既然沒有什麼「學潮」，也沒有什麼「衛生大運動」，於是美化廣州市的工作，是他底唯一施政

州市也許是濱海邊境地理環境所造成，廣州市正如一個特別含有「市儈」氣味的都城，政治氣氛濃厚一般，學術氣氛濃厚，與南京的都城一樣，使得使人難以相信，儘管如南京政治的一般，到底如何，內戰進行得如何，目前在省內的共軍亂世，無不不理，就是日前在湛江市的動頭，沙魚涌兩地新聞，也打不起他的興趣，惟有上月的一九四八年的香港一舉，却引起了整個廣州市的轟動，無數人都在捧讀參加競選一小姐的整格報告表與照片，來批評誰健誰強，當五百萬元大鈔正式一出腰包，獎金過千萬大關的時候，當滿場青春的皮吃草根的時候，當香港深場的老闆，開始醞釀來一個類似香港「

## 做慣大官的風度

與血腥氣味的時候，珠江河畔却是夜夜笙歌，霓虹光管照得半天通紅，婆娑起舞的逐人爵士音樂，與歡樂東方的醉歌，響自學校大廈的，的確，廣州是內戰中的一世外桃源，一，這兒有良好的，適合營營從事一樁機密，一，與官僚從事一搜羅，「一個良一」政治與地政環境，假如闖下了什麼大不了的禍，只須坐上了幾十分鐘飛機，在美籠的下中小姐遇到招僕下，並不需要什麼護照。類出國文件，就很安然地踏出閨門，大而在自己國家法律力所不能達到的，大不列顛的「皇室上明珠」——香港，過着優富上角，前郵電局局長徐繼莊，雖在最高當局，一再下條詔，拿對案嚴懲，但迄今數月，尚無一引吏過來。

說：「他做慣大官，所以每一件事，他都有，因爲他做慣大官，所以他主專即是如此，這一套治學計劃，是好的，但也有壞處，疏忽了小事情，聽說，這些事員要想見他，他也是往往不願接見，這些又怎能了解底情，幹出好事來！」

前些時，廣州正鬧着「禁舞」一問題，時，在某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宋氏以微笑地說：「政府不須要理這些小事！」來答覆記者們關於這禁舞問題的詢問。當廣州六月惡風，像脫了疆的野馬一般的奔馳，國幣簡直失去了衡量一切物價的效能，只是象徵式地存在市場上的一大型廢紙。一港幣一成了華南金融市場上霸主，上至行商，下至水菓攤，無一不以港幣來計算物價，無數人都爲這橫濶駭浪金融風潮所吞沒，沒打來，而我們的一經濟博士——宋主席，却大言不惭、管理一體，難道真的餓死人民，民事小犯不能管、而建設一蹴而就？這官場說：「金融問題，物價問題，中大後方一才算事大！」

「市儈」氣特別濃厚，到地政局與行政院，直到現在尚未解決。最近是與公務局長一行人，在游樂場一帶，有所感興又簽定了一個美化荔枝灣計劃，內有包括建立露天電影院，兒童游樂場，游泳場，音樂亭等，他如花木樹果和橋，都力求精美，務使這市西河畔一帶成為一個風景區，本來為了一個華中流都市的屬市，確是非有一個具有規模消遣的去處、何足以示嶺南的一人傑地靈一，荔枝正是嶺南唯一佳果，一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比作嶺南人一的蘇子詩句，也不知動了幾許北國同胞的食指。以廣州兩岸堤邊種滿一樹樹佳果一的荔枝灣，作許遇到、邇來市面正謠傳着歌舞市長有後勤計劃，有一部份人正杞憂着這美化廣州市會成泡影！

珠江河畔夏景

或者強制收購你家的食糧；  
在這種狀況下的農村，安得不破產！  
人禍已够可怕了，大家只有把希望寄  
托於天，希望天老爺開隻眼，雖然在國  
民自己的事，但這保守的意識，決定了他們  
不得不想莊稼好一點。在今年春耕的時  
候，農民把一切力量放在這上面。風調雨順

順春以來，大家都說今年不錯，而國共兩軍自今摧毀。可是不幸到來了，七月杪遼河的洪流破開了新民縣屬草土屯的一百二十公尺的缺口，淹沒了一萬畝的陸地。在八月初一在瀋陽爲中心三百里半徑的天空，在那無數億萬的蚜蟲，密層層的飛舞，空出水份頃刻間使一株株綠油油的禾莖萎謝下去。這種蟲害已普遍

還在收復區的瀋陽，遼中，遼陽，撫順七縣降落，老農說受災的嚴重，高粱的收成已經要絕望，最多也只有十分之二。官方最樂觀的估計，收成也只有十分之五。飢餓的東北軍民，一切希望，也隨着災的到來而幻滅。而對未來的日子，更覺得恐怖了。

萬市民。市區內街皮草根，什麼都被吃光。在長春西南的洪肥街孟家屯等地，在雙方軍事的夾縫裏，有十幾萬進退都不准的難民，圍困在狹隘地帶內，他們什麼吃死屍與人肉，已成為他們惟一充飢的風物。這是原子時代的文明嗎？



## 紀念朱自清先生

小姐一選舉之類，康健「小姐」一比賽大會，在前些時第七屆全運時，出盡風頭的香港游泳女選手黃婉貞，所謂「新美人魚」萬人空巷來爭看這位「新美人魚」的半

采，連受總統召見，在中央週刊作封面的「英雄人物」王鳳崗，被宋主席邀請來穗時情景，也為之黯然失色，泳場老闆的如意算盤，是不會放過這個賺錢好機會。

在政府軍事、政事、經濟都筋疲力竭的時候，有一些人正預期着這塊「革命土壤」，會有奇蹟出現；發出像一九二六

年北伐時代的光輝，但時代是永遠前進成功的，歷史決不會重演，一個政黨的革命成功，只決定於人民革命路線，與革命對象，能適應大眾人民所需要，而不是什麼「王牌」與奇蹟。

### 時代是前進的

#### 相 勵 聲

我在八月十二日下午五時以後才接到朱佩弦先生當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逝世的消息。那天晚上便有人找來要寫紀念朱先生的文章，並且說明日上午就來取稿。我當時拒絕了。一位你所敬愛的朋友剛死，悲痛佔領了整個的心境，那里提得起筆來寫文章！現在去朱先生的忌日已經一週了，中國舊俗叫作頭七。悲痛似乎沉下去一點，想起往日共事時，他的品德的可愛，記下一二小事來。我們對朋友的認識，那怕過從甚久，總不過鳳之一毛，麟之一角。但把這些零星材料搜集起來，將來有朋友——我相信一定會有——替他作傳時，或許會有點用處。

那是剛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民國十七年秋天，清華已正式改為大學，我擔任了國文系主任。那時清華的風氣與現在大不相同，國文是最不時髦的一系，也是最受壓迫的一系。教國文的是滿清科舉出身的老先生們，與洋裝革履的英文系相比，大有法幣與美鈔之別。真的，國文教員的待遇不及他系教員的一半。因之一切都吃了値，買書分不到錢，行政說不上話，國文教員在旁人眼角視幾下，走邊路，住小房子。我想把國文系提高，使與他平等，那第一得物色人材。

我與佩弦先生雖是北大前後同學，但前此僅是文字之交。我到清華時，他就在

人有逝水不復之感。國文系既與他系一樣短促的，思想也不是暴力與頑固所能摧毀的。想起民國十七八年清華的歲月，真使人有逝水不復之感。國文系既與他系一樣短促的，思想也不是暴力與頑固所能摧毀的。

先生雖死，而遠志還生長着，人生才不是一般的有了買書費，於是每星期三下午我們就去射古香的舊書店送來一包包子，要老劉送來兩盤包子，一壺咖啡。包子烤的黃黃的，咖啡煮的濃濃的。我們看書，聊天，說笑話，嚼包子，吃咖啡。那就成為我們每星期中最快樂的時日。

有一天正在看書的時候，圖書館送來了一個問題：一部明刻本金瓶梅，圖書館想買而不便負責，來向我們討主意。佩弦先生同我商量了一番，我們認為值得收。於是新文學的唯一的前途。

新文學著作，目前許多大學已經添設。而中外文學的合流，在昆明聯大時期，聞一多先生有更徹底的主張，就是把中外語言與文學，分成語文系與文學系。系中可以分組，中外不再分系。無論語文或文學，都以比較研究而求其會通。這個看法，清華許多先生中都相當贊成，並有類似的主張。於今不幸聞朱二先生相繼辭世，遺志未竟。我們為紀念二位先生，不比，大有法幣與美鈔之別。真的，國文教員的待遇不及他系教員的一半。因之一切都吃了値，買書分不到錢，行政說不上話，國文教員在旁人眼角視幾下，走邊路，住小房子。我想把國文系提高，使與他平等，那第一得物色人材。

我與佩弦先生雖是北大前後同學，但前此僅是文字之交。我到清華時，他就在

### 四

那是剛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民國十七年秋天，清華已正式改為大學，我擔任了國文系主任。那時清華的風氣與現在大不相同，國文是最不時髦的一系，也是最受壓迫的一系。教國文的是滿清科舉出身的老先生們，與洋裝革履的英文系相比，大有法幣與美鈔之別。真的，國文教員的待遇不及他系教員的一半。因之一切都吃了値，買書分不到錢，行政說不上話，國文教員在旁人眼角視幾下，走邊路，住小房子。我想把國文系提高，使與他平等，那第一得物色人材。

我與佩弦先生雖是北大前後同學，但前此僅是文字之交。我到清華時，他就在

過只是中庸之至。

這里也正是他文章的作風。他雖然也以時名，但他並不是詩人（聞一多先生是到底的詩人），他是從頭到腳的一位散文家，就只爲了他的中庸，他的散文才算真作到溫柔敦厚。這是性情的分別，並不論是詩與散文的分別。他論人論事，遣字造句，到處是那末恰當，那末正常，那末入理，他的文章沒有驚字險句，也沒有廢字敗句。沒有書蠹不平，也沒有和光同塵。有的是諷刺但不是刺激；有的是幽默但不是冷嘲。與他的爲人一模一樣，一切是平正，是溫厚，是情理得中，一句話，中庸之至。

不毀滅的背影

舊人稱讚「君子」的話，用來形容一個現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爲現代是一個粗獷、奢侈、隱私、瘋狂的時代。藝術和人生，都必象徵時代失去平衡的轉折，方能吸引人視聽。「君子」在這個時代雖有難得，也就像是不切現實。惟把這幾句作爲佩弦先生身後的題詞，或許比起別的稱讚更恰當具體。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愛可敬處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猶誠中有誠，外隨和而內耿介，這種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作人方面比文章還重要。經傳中稱的聖賢，應當是個什麼樣子，話很難說。但歷史中所幕許的純粹君子，佩弦先生爲人實已十分相近。

者反應，都覺得是新時空前的力作，文學研究會同人也推許備至。惟從現代散文發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敘事散文，能守住文學革命原則，文學明朗、素樸、親切，且能把握住當時社會問題一面，貢獻特別大，影響特別深。從民九起，國家教育設計，即已承認中小學國文讀本，必用現代語文作品。因此梁任公、陳獨秀、胡適之、朱經農、陶孟和……諸先生在理論問題文中，佔了教科書重要部門。然對於生命数十年成長的青年學生，情感方面的啓發與教育，意義最深刻的，却應數冰心女士的散文，葉聖陶魯迅先生的小說，丁西林先生的獨幕劇，朱孟實先生的論文學與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敘事抒情散文。在文學運動理論上，近二十年來有不斷的修正，語不離宗，「普及」和「通俗」目標屬問題核心。真能理解問題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題旨，從作品上加以試驗，證實，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數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類拔萃。求通俗與普及，國語文學文字理想的標準，是經濟、準確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費力情形中運用自如，而得到極佳成果。一個偉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現力，是用那個經濟、準確、明朗文字敘事，這也恰恰是近三十年有創造慾，新作家待培

在他不斷地的擴展中，他近來又注重北平口語的應用。不，他一向就注重口語的。不過，他近幾年的文章更貼近口語，許多詞句都那末活生生地在紙上跳躍。這裏又引起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譬如北平話，寫文章？彌弦先生的答案又是那末中庸，他主張我們可以北平話打底子，再補充以普通的語言和學術上的詞彙。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都缺乏在口語是以口語入文了，可是我們都缺乏在口語方面的訓練與研究。我們大部用的是藍青官話，已經是不北不南了，再加上些不中不西，不文不白的改造，聽起來真有點像文明戲的台詞；這種語言組織成的文字，

鑿、待注意、又照例疏忽了的一點。正切  
作家的爲人，偉大本與素樸不可分。一個  
作家的偉大處，「常人品性」比「英雄氣  
質」更重。但是在一般人習慣前，却  
常常只注意到那箇英雄氣質而忽略了近乎  
人情的厚重質實品性。提到這一點時，更  
讓我們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僅在文  
學方面損失重大，在文學教育方面損失更  
爲重大」；馮友蘭先生在棺木前說的幾句  
話，十分沉痛。因爲馮先生明白「教育」  
與「文運」同樣實離不了「人」，必以人  
爲本。文運的開闢荒蕪，少不了「一二衝鋒  
陷陣的鬥士」，扶育生長，即必需一大羣有  
耐心和韌性的人來從事。文學教育則更需  
要能持久以恆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可望  
工作發揚光大。佩弦先生偉大得平凡，從  
教育看遠景，是唯有這種平凡作成一道新  
舊的橋梁，才能影響深遠的。

無疑地可以通行南北，雅俗共賞，可是它缺少一件東西，那便是語言的靈魂！我們爲紀念朱先生，這方面就需要更大的努力。

自抗戰以來，尤其復員後，薪水階級待遇的不合理，把社會中守法安分的，有著真實的成份，都以漸的毀滅或正在毀滅之中，代之而起的是另外一班人，正常社會所不能忍受的一班人！佩弦先生之死，不致死於病而死於窮。自在昆明時，他就飢一頓飽一頓的弄出胃病來，胃病是個勢利病，在富人只要少吃多休息就行了。在窮人可不行，第一他吃不給少量而多營養的食品。第二他休息不給。不但休息不給，

沈從文

同處的愉快印象，照我私意說來，湯光旦、馮芝生、楊今甫、俞平伯四先生，必能有紀念文章寫得更親切感人。四位的叙述，都可作佩弦先生傳記重要參考資料。我能說的印象，却將用本文起始十餘字概括。

一個寫小說的人，對人特別着重性格。外表輪廓線條與人不同處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貴的是品性的本質，與心智的愛惡取捨方式。我覺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別處，是拙誠中的妩媚；即調和那點「外潤而內貞」形成的趣味和愛好。他對事，對人，對文章，都有他自己意見，見得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別可能極小。他也有些小小弱點，即調和折衷性，用到文學方面時，比如說用到鑑賞批評方面，便永遠具數學上的見解，少獨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審斷議論，無創見創獲。即用到文學寫作，作風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風格上，三十年少變化，少新意。但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學教育有關。在清華、聯大、一委員會學習慣下任事太久，對所主持的一部門事務，必調和折衷方能進行，因之對個人工作為損失，對公家貢獻就更多。熟人記憶中如尚記得聯大時代常有人因同開一課，各不相下，便持如擺擂台局面，就必然會

他還得於教書外，寫文章，編輯什末的。不如此養活不了一家。「念少事煩，諸葛其能久乎！」這正是朱先生的病案！在最後入院前，他還說，可以不用入醫院；他忍受慣了。他只是捨不得那筆醫藥費！我曾經有一次對他開玩笑的說：「你自少便作好兒子，結婚後作好丈夫，生子後作好父親，教書作好先生，對人作好朋友，對國家作好國民，你自己那里去了？」他就說是爲了這個「好」字，把他自己完全犧牲了！

覺得佩弦先生的折衷無我處，如何難能可貴！又良好教師和文學批評家，有個根本不同點；批評家不妨處處有我，良好教師却要客觀，要承認價值上的相對性，多元性。陳寅恪、劉叔雅先生的專門研究，和最新創作上的試驗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樣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個大學國文系主任，這種認識很顯然是能將新舊連接文化活用引導所主持一部門工作，到一個更新發展趨勢上的。中國各大學的國文系，若還需要辦下去，佩弦先生這點精神，這點認識，實值得特別注意，且值得當成一個永久向前的方針！

凡討論現代中國文學過去得失的，總感覺到有一點困難，即顧此失彼。時間雖僅短短三十年，材料已留下一大堆。民二十四年真友圖書公司主持人趙家璧先生，印行新文學大系，欲克服這種困難和毛病，因商量南北熟人用分門負責制編選。或用團體作單位，或用類別作單位。最難選擇的是新詩。佩弦先生擔任了這個工作，却又用的是那個客觀而折衷的態度。不僅將各方面作品都注意到，即對於批評印象，也採用一個「新詩話」制度就取了許多不同意見。因之成為談新詩一本最合理的參考讀物，且足為新文學選本取法。

佩弦先生的「背影」，是近二十五年國內年青學生最熱習的作品。佩弦先生的土耳其式輕帽和灰棉袍，也是西南聯大同人記憶最深刻的一種悲哀的分量！這倒影子在我記憶中，是從二十三年在北平西斜街四十五號楊宅起始，到八一三共同逃難天津，又從員沙臨時大學飯廳中，轉到昆明青雲街四眼井二號，北門街唐家花園清華宿舍，再到昆明青雲街四眼井二號，北門街唐家花園清華宿舍。到這時，佩弦先生身邊還多了一件東西，即雲南特製的硬質灰白羊毛氈。（這東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製法上面還帶點毛，馮友蘭先生的黃布印八卦包袱，為本地孩子辟邪驅鬼，用的，可稱聯大三絕。）這毛氈是西南時代的雜物，用來裹身，平時可避風雨，戰時能防刀箭，下山時滾轉而下還不

至于刺傷四肢。昆明氣候本來不太熱太冷，用不着厚重被蓋，佩弦先生不知從何時起床上却有了那幾片毛氈。因為他的病，有兩回我去送他藥，正值午睡方醒，心中就覺得有種悲戚。想像他躺在硬板床上，用膳

那片粗毛氈蓋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悽慘。那時節他即已常因胃病，不能飲食，但是家小還在成都，無人照顧，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團粗糧包飯，至多只能在床頭前的小小書桌上養點牛奶奶吃。那間統槍式的舊樓房，一共住了八個單身教授，同是華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過得够寒

病，還有說有笑，客人來時，問或還可借用點煙茶。但對於一個體力不濟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

幸好住在北端。樓房對面是個小戲台，戲台已改作過道，過道頂上還有個小閣樓，住了美籍教授溫特。閣樓梯子特別狹小曲折，上下都是木樁，種滿了中西不同的草花。房中還有隻好事喜弄的小花貓，各處跳躍，客人來時，尤其歡喜和客人戲鬧。二丈見方的小閣樓，恰恰如一個中西文化美術動植物館頭，不僅可發現「民族」、「區域」熱情和夢想，痛苦或歡樂的式樣，還可欣賞終日接受陽光生意盎然的花草，陶醉於其中的一個老人，一隻小貓，佩弦先生住處的一個統槍式樓上。到這時，佩弦先生身邊還多了一件東西，即雲南特製的硬質灰白羊毛氈。（這東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製法上面還帶點毛，馮友蘭先生的黃布印八卦包袱，為本地孩子辟邪驅鬼，用的，可稱聯大三絕。）這毛氈是西南時代的雜物，用來裹身，平時可避風雨，戰時能防刀箭，下山時滾轉而下還不

至于刺傷四肢。昆明氣候本來不太熱太冷，用不着厚重被蓋，佩弦先生不知從何時起床上却有了那幾片毛氈。因為他的病，有兩回我去送他藥，正值午睡方醒，心中就覺得有種悲戚。想像他躺在硬板床上，用膳

那片粗毛氈蓋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悽慘。那時節他即已常因胃病，不能飲食，但是家小還在成都，無人照顧，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團粗糧包飯，至多只能在床頭前的小小書桌上養點牛奶奶吃。那間統槍式的舊樓房，一共住了八個單身教授，同是華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過得够寒

病，還有說有笑，客人來時，問或還可借用點煙茶。但對於一個體力不濟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

幸好住在北端。樓房對面是個小戲台，戲台已改作過道，過道頂上還有個小閣樓，住了美籍教授溫特。閣樓梯子特別狹小曲折，上下都是木樁，種滿了中西不同的草花。房中還有隻好事喜弄的小花貓，各處跳躍，客人來時，尤其歡喜和客人戲鬧。二丈見方的小閣樓，恰恰如一個中西文化美術動植物館頭，不僅可發現「民族」、「區域」熱情和夢想，痛苦或歡樂的式樣，還可欣賞終日接受陽光生意盎然的花草，陶醉於其中的一個老人，一隻小貓，佩弦先生住處的一個統槍式樓上。到這時，佩弦先生身邊還多了一件東西，即雲南特製的硬質灰白羊毛氈。（這東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製法上面還帶點毛，馮友蘭先生的黃布印八卦包袱，為本地孩子辟邪驅鬼，用的，可稱聯大三絕。）這毛氈是西南時代的雜物，用來裹身，平時可避風雨，戰時能防刀箭，下山時滾轉而下還不

## 新路周刊

發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話四局〇八五九號

經理部：電報掛號：三九六〇

上海辦事處：北平東直門大街五十八號

電話四二二五五—五一號

上海黃浦路十七號五一室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另函通知

一、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八折優待，在定閱期間不受中途刊費加價之影響郵資漲價酌扣書刊期滿前

另函通知

二、本刊零售暫定每冊金券一角五分預定三個月照價八折加郵費如下表：

平寄	金券一元五角
掛號	金券一元七角
航平	金券二元二角
航掛	金券二元四角
國外	半年美金四元

三、外埠批銷每期至少在十份以上照價七折郵費外加一律存

款發貨特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四、學生集體訂閱特定優待辦

法預定三個月每期在十份以上者

七五折二十份以上者七折

五、寄遞方法請來函說明舊戶

六、本刊每星期六在上海北平兩地同時出版凡華北區定戶請向北平本刊經理部洽定其他各區請向本刊上海辦事處洽定

想到傳道書所謂「一切虛空」。也可能體味到莊子名言：「大塊賦我以形，勞我以神，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因為從所知道的朋友說來，他實在太累了，體力到那個時候，即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佩弦先生原本還未老，精神上近年來且表現得十分青。但是在公家職務上，和家庭擔負上，始終勞而不佚，得不到一點應有的從容，就因勞而病死了。

天可能已經熄滅了。能毀滅的已完全毀滅。但是佩弦先生的人與文，却必然活到許多人生命中，比雲南唐府那座用大理石砌就的大壙還堅實永久。

八月十九日西郊